

明書



明書卷一百五十

靈壽傅維麟集

列傳十一

權臣傳二

張居正傳

張居正字時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人爲諸生渺
小而是時尙書顧璘撫楚行郡試其文奇之已行招與語
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舉於鄉謁
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曰爲君異時圓腰飾然當且玉不
足久潤也又六年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爲

明書卷一百五十

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爲古文以西京開元
相砥礪而居正獨彝然不屑也與人多墨墨潛求國家典
故與政務之要切者哀之時時稱老易以爲得能其用諸
大老如徐階輩皆器重之相推許得授編修居正爲人頤
長眉目媚秀壘幾至腹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爲
首輔忌徐階爲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同會考
試而其門生自喜客於嵩能得嵩意居正眾斥之曰李樹
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眾稍莊憚之而有天幸毋爲
嵩耳目者嵩顧亦稱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
司業事居正待諸生嚴無所寬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

明書卷一百五十

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以選侍裕王講讀王頗賢之邸中
閹亦無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
進右諭德兼侍讀預重修永樂大典復預修興都志始解
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隆代嚴嵩首輔盡
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藁草輒爲輔臣袁煒所削及煒
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上上意不憚亡遷賞然中外目
居正必爲大用矣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尋遷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
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
實錄總裁穆宗開經筵爲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尙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亡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之五
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登進之速雖張璠桂萼不能過也
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入閣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
宿與李春芳皆奸折節禮士郭模陳以勤皆忠厚長者獨
高拱躁率不得志於言路稍紉尋引去居正最後拜獨謂
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
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
而春芳代居正意狎視之以爲不足與有爲而大學士趙
貞吉入其位居居正下然自負長輩而村間呼居正張子
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爾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

而與閻李芳輩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遊而重武居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跬或前後背馳或毀譽子盾是非淆乎臆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為調停以委曲遷就為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廷賈誼所謂蹶蹙者欲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上攬乾綱張紀律法所當加雖貴近不有事有所枉雖疏賤必伸三日重詔令謂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卻院覆奏者數日即報不得議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令期限不得延緩停閣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至於債事之時人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倜儻抗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因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眾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

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五日固邦本謂近以蠲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掃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振用兵餉百出而不能支欲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徵辨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攻回六曰飭武備則欲上修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拔勇汰易老弱疏上衰論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為憤多至十餘條以媚居正而所謂大閱者上意果為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貲時方訕而給事中賂問禮頗言其非急居正亦覺之乃復上疏

明書卷一百五十

四

請停止上不允居正以善筆扎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之如教給事石星御史詹仰庇停取戶部合三十萬請皇太子出閣講書其草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儋之見逐雖發之自高拱而其機皆出居正故所獨厚者司禮閹李芳一日言官有忤旨而當懲者春芳願而言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俄頃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即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請譴而後可芳請於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得之居正而不取發尋李芳以強諫失上意杖錮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

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夷請人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遠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向者階居正故受業知已也其去由張齊之爲拱而修懷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官以是亟報許既許而心愧之階既去然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必欲殺之喉言路追論階不已而使其所讐誣飾其諸子罪下撫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於居正居正從容爲拱言階一旦巨測公員薄舊僚名拱稍心動而居正頗復爲無按居間業稍緩而拱之客乃構

明書卷一百五十

五

於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而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曰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詞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間可乘也且稍稍以居正過間拱而都給事中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革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乘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忍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章矣拱曰果有此亟呼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出爲參政因是疑居

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閹陳洪孟冲柄司禮而抑馮保時尙寶卿劉喬庸疏摘時政數事語侵拱給事中曹大埜則極論拱諸大罪居正爲擬旨謫大埜於外喬庸亦謫或云居正實使之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日甫視朝忽馳而下且蹈於陛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且不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卽不豫者月餘羣臣詣闕問安而上方臥蹶然興肩輿至內閣居正與拱驚出俯伏上掖之起而掖拱臂仰天氣逆結久始云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諭明日寂然而居正祭知上色若黃

明書卷一百五十

六

葉而骨立神朽慮有巨測爲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投馮保卽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久矣拱亦不知爲何語第悲甚至閤而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亦不能答强笑而已徐曰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瞰我拱淺謂實然不復置臆而上崩拱與居正懽然具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欲司禮權歸內閣馮保聞之悲神宗立方諒陰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上心而喉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疏必下拱卽擬旨逐之而使其所厚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居正陽笑曰去此閹若

腐鼠耳即功胡不世也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乃逐拱語見拱傳居正既代拱首即請還楊博吏部項之上御平臺召居正誦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繡蟒斗牛服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繁渥無虛日時上幼冲虛已委居正居正既得當國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廷臣於拱所厚多所屏斥而他附己者亦稱是復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七

廷飭之謂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刊缺鑽鏡寶隙巧謀躡取鼓煽朋黨公事排擠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譏倭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補其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前愆垢共棄至道自今以後其尙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諛諂以隨時毋尊奢滛說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

宜竭謨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沈溺故常堅守途轍以朝廷爲必不可肯以法紀爲必不可干則宗祖憲典甚嚴朕不敢赦詔下百司惕然是時上當尊崇兩宮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於皇后以別之馮保欲媚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茲尊居正不敢違於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不復別矣慈聖徙居乾清撫視上主持國秉柄而倚馮保爲重又與保俱德居正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自淬勵亡所受徇然漸專擅矣經

明書卷一百五十

八

筵開爲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爲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樞殿大學士子一子尙寶司丞辭不許賜白金百兩文幣四有副繡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許之下璽書褒諭以風示百僚居正之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明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愉快於志居恆謂高皇帝眞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贈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羈縻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迷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

敢動既至請於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為快漕河通
居正於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橫溢非決則調
乃採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少懼
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
歲與敵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
樂於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為考成
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
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
輒則稽緩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
小緩急為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

明書卷一百五十

九

肅而居正則多行其意之所便者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
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緞寶鈔羊酒加等居正有子曰懋
修與孿弟居謙俱試於湖廣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主司
庇之乃登賢書至會試不第居正恚甚斷斷修怨其主者
人無不識其意是時吏部尚書楊溥病免當代廷議以左
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工部尚書張瀚推衡
自謂官宮保當前敘而又素善事居正頗以驕於公卿間
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惡守禮懣不能讖散如意故特拔用
瀚瀚資望最凡薄自是忽見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趨事居
止無敢忤者始輔臣高傑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弱薦代

之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數加
恩至保傳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居正凡
事傲然取獨斷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調陽所
擬旨皆更定日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居正指益
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公調陽惟仰
屋歎詭而已上以師臣待居正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
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於翰林院白蓮雙蒂者三居正
以為瑞進之上不自有歸德於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壽
無恙上嘗出蟒繡金髻裝重綵以手書慰諭賜焉居正故
窶無居第乃大買地於江陵城使錦衣百戶龐興假干陝

明書卷一百五十

十

顯陵之便而為督治舍宇甫建馮保言於上名其堂曰純
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之佐名其樓曰捧日又為儼
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美之皆御筆大書出內帑百千
金為資費於是全楚之官無不納重賄四方督撫按都監
司以下亦無不賄助凡三載而就鉅萬窮極侈麗自居正
出者不十之一留都有小閹醉辱一給事中其長已執而
榜笞數十且請旨繫治矣而他給事中爭上疏請究闕其
語數居正取首趙參魯謫之外謂其欺功主不道以悅焉
保保故以德居正居正稍說以裁抑諸閹諸閹非保黨多
怨居正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傲往往後援臣出其上痛欲

折之一事小不合詰責隨下敕令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而抗劾喜事者出南京下科爲庶人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於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訴於上謂此輩欲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姦縱私乃下詔獄杖戌之濱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視具橐篋亦逮謫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爲德而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俄出按遼東遼東捷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臺益惡居正且分不得免遂極論其黷橫十餘事居正

明書卷一百五十

二

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爲下御座以手掖之曰先生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戎之時物議頗翳剝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爲解得不杖奪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公真宰相度哉居正感額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處爲未嫌也亡何吏部左侍郎張四維進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著元輔居正等辦事不欲彝之倖佐也於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矣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於居正一歲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爲右春坊右中允經筵日講

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豪率讀書能文章頗有幹用才累進更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其父監鹽長蘆累資數千百萬四維既饒於財歲時候居正不絕而慈聖太后之父武清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爲之白太后聲譽頗起時呂調陽僕而老病數求去不能當居正意而四維頗精悍其督視修實錄踰於昔雖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既入內閣事推居正雅亦相狎尋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而四維加太子太保居正加左柱國支尙書俸顧再疏辭上謂實錄國家最大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臣子常分何足言邇年以來人臣苟效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賢之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冀以少勵此輩上始允其辭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富有激也意銜之錫爵侃侃自若尋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於是假其柄於四維而詹事中時行使所知以憇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上啓姓名拔憇修一甲第一名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於人

冀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漸驗敵款塞久不爲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眾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人少弱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勇悍善戰數拒御之泰甯福餘女直諸屬國彝好侵盜爲不利成梁伺入輒劫其後營敵殺老弱焚掠輻重又以春中率精騎掩之斬首口略歲以于討居正張皇上捷天子數褒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僦受賞而成梁媚居正至封甯遠伯位三公而兩廣之破由賊督撫殷正茂凌雲翼所斬敵尤多至數萬其賞賞亞遠左天子謂居正運籌功多居正益重戚繼光者亦東南良將也既移鎮薊門多挾南兵而北人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嫉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尙書譚綸與繼光以財通綸善用女術頗于居正居正試之而驗則益厚綸以示寵繼光乃時時構千金姬進之居正且他所募畫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商確諸督撫大臣維繼光所擇欲爲不利繼光者卽爲之徙去而成梁與二廣之路亦接蹙至居正所居正性瑩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紬霞綺尙方所不逮時掌錦衣朱希孝所著名書畫甚富且死褒其精絕者以識別居正旣露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顏然尙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袍珍奇瑰異稍悍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馭下而士大夫之儉黠者爭欲投其意張瀚

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屬譚綸用給事中楊言以蘇驛遞之說進則兩都大臣諸方面之任咸僦民舟車就旅店食與商賈無別而其屬以公使行則馳驛呵殿道路不勝其陵替而遠宦者雖貴不任行矣省冗官卽郎署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覲祿矣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隸學官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買矣皆覩以爲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承平日久姦盜蠅起至深入城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卽報斬決

明書卷一百五十

四

以是有司莫敢飾情以故有盜賊多倉卒不審輒報斬以迎居正意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眾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千百株連怨讟叢起居正知之不恤也又以糧運阻喜進者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且謂山島多窄岑能觸舟於是膠州人某謂有膠河故道自海入青穿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其鄉邑而大僚之卜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座和而請從事焉居正大喜命以待郎兼憲職發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中道高下不能達稍深則岸立頓遷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東

省人未見利不勝調發相與逐而噪之乃中寢然居正竟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世宗朝士大夫之言祥瑞者居正顰額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飾祥瑞以上下兩盡媚言及災異則怒而見辭色於是一切爲蒙蔽滿九載不上考請罷溫旨慰諭如例賜白金麟繡御膳肥羜上尊外復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入有副坐蟒者禁服也居正凡三被錫吏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子一子尙寶司丞璽書褒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上將行大婚禮歛髮用幘欲加恩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綵幣調陽等賜各有差慈聖皇太后去乾清宮將返慈甯宮敕諭

明書卷一百五十

五

居正謂吾不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資坐蟒衣白金綵幣居正侈之外尤動朝野尋焉保之資與託孤約略埒是而亡何其父文明卒同列以聞上遣大闡慰問居正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白金甚夥鈔幣白粲麻布至堆積寓所上雖加恩居正而心知其驕橫未嘗有意留之居正出錯愕無專見而其黨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諛辭謂上冲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感矣

故事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翰林諸僚吏衣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樞不識物情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揖有報居正者謂翰林皆衣緋入閣矣居正悲謂我尙在而不復少顧忌卽一旦出春明門何望更入乃陽上疏請乞守制而露意焉保使固留之時有識者皆以爲非然而不敢言之朝時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懋學移書李幼孜責使諫止且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乃世之居正居正怒甚時上遣吏部尙書張翰慰留居正宣旨畢翰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茅靡且以汙濫數爲言

明書卷一百五十

六

官所謫藉居正以妄不敢以居正奪情爲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倡六部請留居正禮部馬自強頗持之而未上而居正悲則請於上謂翰昏耄敕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居正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迫於同事者遲聞居正怒因蕭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亦上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勒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且傍刺譏居正他事皆留中不報焉保盡欲取居正指而居正怒不知所爲將擬居重辟於是王錫爵要申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乃獨身往質居正於喪所辭甚峻居正勃然且拜且言曰上

強留我而諸曹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亦在我且自
刎矣遂跪作劾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辭不可已而居
正麾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者復上章極言居正以元宰首
敦大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不過
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上已下旨廷杖艾穆思孝
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爲編氓而元標疏草入左
掖門視諸臣宛轉血肉心不爲懾疏上而中外壯之亦杖
戍如穆思孝皆頻絕而蘇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
所不掃人情洶洶諸言者皆得罪以爲居正實應之街議
巷謫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衢謂居正通內結黨且反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七

居正不得已遁草詔戒勵羣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言者
意再及之必誅無赦焉保爲請於上宣之朝言者稍息於
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瑞魏朝馳傳往代司喪
禮主事曹誥治祭工主事徐應聘爲治葬居正請不造朝
而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日給酒饌
一席月給米粢十石油燭茶鹽薪炭稱是始居正自矯飭
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闊闊揮霍其客面諛之謂漢
唐所未親至相率爲伊周居正雖自負不世出爲劉臺等
所謫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威權
劫之益無所顧忌居正爲羅倫小豎子何所知其書當投

廁中以昔年閣臣李賢奪情修撰羅倫非之上書數千言
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知自愛非兵革無有言奪者矣
居正之聞喪薦紳先生傳錄倫疏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
退恨倫尋上舉大婚禮故事諸授冊遣聘皆勳臣主之而
首輔爲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而使閣問
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豔其事乃曰爲天下母國之大事
孰有重者且居正受上恩厚卽使之赴湯火不辭而矧茲
易吉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從事凡十餘日夜給事中
李深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將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金革比也閣

明書卷一百五十

六

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居正
報甚悲涕以其辭直姑切責付吏部處分乃出涑按察僉
事王錫爵意益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
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予錫爵曰吾自知
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上奪之可
也今乃徵太后中貴人以要上卽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
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卽從吉吾意其賴之有此而願
揚揚自誇謂謂人何幸躬逢其盛於是竟請告以歸故事
大婚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諸中貴欲
得之思以爲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釣奇乃擬調陽進建極

殿大學士兼支尙書俸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各錄一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蔭敘上果謂居正謹而有禮賜璽書褒諭累百餘言命吏部候服除援旨以請已報遼東捷賜居正白金綵幣先是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先生者獨孝宗朝面諭則有之以施筆札至是始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負以爲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人謂居正傲於上而卑於馮保即陳寔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已定乃始乞歸葬疏再上始允使尙寶司少卿鄭欽等護歸以一月爲期葬畢卽北上道仍命撫按先期馳報璽

明書卷一百五十

九

書敦諭範白金爲印曰帝賚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宇敬何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侍食同事則有之未有伴食於三千里之外者以調陽四維當拂衣而調陽獨快快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閣臣里居者高拱在未嘗一日忘而殷上僭多左右與援或能乘間以出謂徐階老易待擬薦之自代遣人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而居正被召還任名位固相等而階前輩受業師不敢据其上乃請廣內閣員詔卽令居正推乃疏推禮部尙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

自強文淵閣大學士時行東閣大學士士強仇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望之人以居正是舉稍不易云時行以文字受知居正又蘊藉不輒崖異居正安之且念權寵盛多樹敵欲拔一二後進爲之繼而得時行旣入閣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談笑無間居正當行上及兩宮賜道里費數千金旣辭朝復請見於平臺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依居正乃勸上以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機因伏地哭上亦爲之墮淚爲居正奏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銀入寶六十兩賜之所以慰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太監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皆班送於是所經由有司飭廚傳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參用凶禮則飭白羅傘慢執事輿臺胥吏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餽遺兵器羅列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是復皇恐相率易綉彩一新費復不訾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都御史陳瑞馳至江陵乘輿與以謁入門易白服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居正母母不出跪於庭良久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其傍有小閤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母脫而謂陳君幸一眄朕之瑞拱立揖閤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

公者中貴之尊稱。厥後見而呼者也。母爲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侍郎。復與鄭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葬。所以賻遺不可勝計。光彩傾遠。邇時有御史于業者罷久矣。與居正故善。會葬自詭。王堪輿言密語。居正吾相地多踰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走。既畢葬。而諸兵備閫帥約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上所賜蟒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帛勞賜。加等時遼東結奏大捷。上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呂調陽內慚。臥乞休。居正疏以母老不能督災。著請俟秋於是內閣部及南京官俱上章請取居正亟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還朝。上遣錦衣指揮程汝敬等馳傳往迎。爲日以俟。汝敬陛辭。錫之白金綵幣。而令大閹侍其母。以秋日取江路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報。前是所經由藩臬而下。皆望塵跪迎。諸御史在差者。越界趨迎。身爲前驅。約束吏卒。干瞰飭廚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爲寢室。以便偃息。傍置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箠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錢普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

幕始盡皆得善價。以歸。道經襄陽。襄王出候。折柬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襄王始。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競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甚。難同事者亦差稱之。居正入則還。孟重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居正既過。良鄉抵郊外。詔遣司禮大閹宴勞於真武寺。口諭先生以午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兩宮。亦各遣大瑞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明入朝。上延之平臺慰勞。懇篤且訊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此敵衰敗之狀。良久子假十日而後入。閤仍賜金幣鈔錠甚厚。雙羊上尊御膳。因引見兩宮。先是居正歸日。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上書移病歸。故事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必撫臣爲代。請否者都察院密察。參以聞。此法久不舉。而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陳炯。使論應元遂斥。應元爲民中外知其自威憤懣。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炯。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且謂托星變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炯而留應元。其詞甚峻。詔奪用汲官。居正初見用汲疏。怒甚。盡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

所指辯注施一概之法法所常加親故不肖才有可用疏
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控剔隱姦推抑賢能以是大不便
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怨惡賈味
旨段鈞奇以記幸於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故向者劉臺
爲專權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主
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鏤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
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
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機恣其所欲爲紛更
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
以疾讒言也臣是顧命大臣義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不避況於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
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
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先之人必不姑息以撓三尺
之公險造之徒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
言欲以榮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而明正其
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優詔褒美
居正累百餘言戒飭言者居正本意欲遽用汲置之死而
四維等爲乞哀輕之乃厲色而待一語不接握筆縱橫了
無顧盼咸捧手受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其母所經由許
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兼提學空

中爲之導護遠邁奔趨將抵京上遣司禮大閹郊迎與魏
相結騎隊鳴鼓角列旌熾橫穿御道而過觀者皆驚汗上
復賜金縷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繡蟒帛羅執綺無
算兩宮之賜稱是凡所待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居正乃
收綺繡奇器寶玩以進上及皇太后李所費鉅萬萬而錦
衣緹帥如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客爲之收斂羅織
作矣不遺餘力凡不附居正者皆以緝訪計逐之先是居
正與馮保逐高拱拱內恨刺骨而畏其權與文深不敢出
一語居正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瘕故爲篤狀與詣居
正乃哭謝謂往者幾死馮瑞手雖賴公活而瑞意向未已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奈何居正笑曰有我在無憂也拱因是獲令終時殷士儋
歸歷城其家親戚爲閭中掾與故裕邸閣善謀乘居正歸
而用士儋居正知復切責揅飾而不能答數日死馮保有
所私代筆札人徐爵者居正爲擢用至錦衣指揮同知掌
南鎮撫司又使其蒼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使游
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有所謀亦如之凡上之獎慰
居正詔旨皆出爵手游七亦冒功得官勳親文武大臣至
翰苑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游七具衣冠謁據上
坐爲款背飲譟呼無間居正固與馮保通闕然意忌聞張
四維之私結保恫喝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俺答入貢久

而以兵西逼回夷使使之為思藏迎所謂國師鎮南堅者創剝以居鎮南堅投書上居正乞賞而賄以大士像璫璣金剛諸佛無算結居正上疏辭卻之上褒稱居正輔理勳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悅敕受之而別為答賜時上病疹痊御朝羣臣皆延賀而居正以持服不與上先為之御平臺以見慰諭有加賜金帛御膳薇蕡上尊居正還問乃鳴鐘鼓見羣臣先是嘉靖末李春芳在禮部忠宗室日藩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人不足以供歲額相計議為宗藩條例於封襲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皆為之限至是居正條摘苛細請下禮

明書卷一百五十

五

部入會典而禮部尙書潘晟於居正為前輩謬恭謹其在留都率九卿疏請正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用之而最多為藩王道地居正聞之怒嗾言者論去之而擢用刑部侍郎徐學謨初守荊州居正為編修使歸治妻葬學謨禮厚之甚以是心德之居正既貴用事學謨兩遇劾歸皆居正力持起之自是凡四起皆不離居正鄉土未久輒遷自成弘後百餘年來禮尙書必翰林擢惟嘉靖初以席書言大禮獨由他曹進言路攻之至數十疏不止學謨自刑部擢亡敢出一語者人謂居正威在世宗上矣居正所善者即侍郎李幼孜嘗為郡守見辱於儒生附居正居正為左右

之三十載至八座居正復與通姻聯遷至工部尙書幼孜無他長每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廣樹朋黨援引所私而時一進逆耳語以示忠赤如所為奪情擅權事未嘗不開端引之出則傾身以交仇直聲者謂吾力言之如相公不聽何殷正茂為戶部尙書進大珠璣寶鸞扇以媚居正而得用居正專以屬奉進慈甯為坐褥上見之知其自居正心悲之幼孜與正茂爭寵而妬數嗾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部其見知愛甚於幼孜數為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揚相公之懷諫而已力逢迎之冀為他日地居正微何得悉之乃投札幼孜曰吾憊矣寡助之至親戚叛之

明書卷一百五十

美

奈何幼孜懼遂乞歸而以曾省吾代之省吾居正所取士也為人貪而巧媚小有才其撫四川借軍興乾沒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幼孜吏部尙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疑之而篆從傍為耳目於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第無不稱居正為聖賢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為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喜則進為五臣又有以稷契皋陶不為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恬然不以為駭怪中允高啓愚主試事遂以舜亦以命禹命題天下紛紛目啓愚勸進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宜進居正乃使戶部進御覽數目而

陳之爲歲每入數減而出數溢恐其不可繼而請上置之
座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入留中時言官請
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委曲以請得損其半復請停武
英殿王及裁省外戚選官恩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
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問之因言
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屑榆皮而食
不急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切不可緩上曰惟先生處居
正復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
諸司往往營私肯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
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今給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事中傳作舟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請賑則曰不敢請有
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卽積穀一事屢爲
申飭竟成虛文彼處有自理贖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將焉
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
法上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居正拜領命乃又曰邇來止
賦不虧府庫克實皆以考成法行微解不爽今江南困窮
甚矣河南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皇上加意
樽節於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
裁之至於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
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有功德尤大上曰然於

是有蠲貸而督責奉行者之旨肅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
金壇上海各特勢若姦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蒿
蠅之民錯莫知所辨析居正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
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楚樸則相率而歸怨
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窮然功與罪實相當時
會居正斬服將除而上宣召吏部問期日於是手敕元輔
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特賜玉帶
大紅坐蟒蟒蟒各一襲金壺金爵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
御平臺召對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
使大闢引見兩宮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慈聖皇太后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慰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絲壺臺盞金箸白金彩帛暈素
甜食酒器使司禮太監張宏侍宴市就職而吏部以大婚
敕諭請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託胡載朕躬以及
大婚弼成治理勲績茂著復加太傅增歲祿百石進錦衣
千戶張問修爲指揮僉事於南鎮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傅
而受其餘尋吏部復舉居正守制歲月爲之請十二年滿
加恩復再辭詔復加慰諭凡百餘言爲卿之所處恩義兩
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太師奎於卿之勲
勞簡在朕心當有酬眷時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許國
爲主司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子申徵皆中式

矣居正冠上謁諸陵歸卽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上而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尙處先生母復與此念居正乃出而懋修卽狀元及第矣敬修中進士高等甲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皆邑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云胡靳此二子而懋修嗣修俱列史官每出則眾相指而詛或作俚諺書而黏之宮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指得外補王篆與曾省吾益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傳作舟王蔚秦舜翰李選宋璉錢岱顧爾行爲之牙爪而作舟璉尤恣肆異鄙無恥而南京兵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部主事趙世卿抗章言時政皆陰譏居正之操切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尙書王國光爲畫策曰譴之是成其名也且或以動上聽某謀爲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爲楚府左長史蓋杜其遷轉地也又半載當大察屬南京吏部都察院去之時尙書何寬與鄧中李已此而併譴司業張位位先以居正問喪有所刺譏其望實甚著以王篆屬不敢抗李已素有直聲聲人爲之恨且惜居正聞位譴亦不悅曰何至乃爾而是時上章抗居正者穆茂孝鄒元標皆已遠戍督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堪冀以聞於居正取一快而王篆且夕待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臺之歸頗不理於鄉人

口於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嫉怨家疏其盜邊銀不法數事於是江西巡撫王宗載下有司悉爲證實而遼東撫按於景昌傳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寬其罪使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於其戍主所歸而暴死蓋戍主有所受毒焉人咸知之爲作傳語傳京師時趙用賢吳中行亦家居王篆與省吾承居正旨風陳劾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何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士楚之吳初爲御史新晉於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歎曰吾嚮者猶參菴也而今乃使我鷹犬卽且吾已愧之人復安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敢愧之天因移疾歸而居正竟亦無他有狂生吳士期者甯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懋學時移疾里居而士期常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於居正而懋學切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甯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價屬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得則執士期以塞而價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正意不欲彰使焚其書王篆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而士期乃餓死於獄遂寢其事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尙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疏戾斥者皆王夫也而意未嘗一日

忘復用欲杜之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於是因大觀疏錄諸戎斥者姓名於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上初卽位焉保朝夕親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并格卽以聞慈聖而慈聖素誨上嚴切責之且曰內庭可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嚴重居正而焉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順多逆上旨上漸長而厭之保內侍太后外挾居正待上左右殊苛峻每在上前輒牽下加笞責諸有財力可資藉監局多持不與而與所黨闊張大受輩使爲上耳目頗倚保勢藐上左右諸閹如孫海客用孫德秀溫泰周海輩皆貴倖善媚每不甘保之見凌上頗好馳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上左右親信不附保者殆盡居正營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解之進之上至是復屬儒臣紀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日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尙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邪姦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

明書卷一百五十

三

騎挽强弩擊劍豪飲至醉海等因以言激之上怒甚視其側有二監皆保養子手劍殺之卽騎而馳之保所呼保欲殺之保覺因擁大石支門會上醉甚扶歸熟寐至曉保亟趨謁慈聖爲庸受語慈聖怒且駭召上跪而責之上哭謝罪曰此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之發孝陵種菜而盡收乾清宮所蓄兵仗庫鑰之逼使上手書詔自責論內閣而居正謂海用處之輕復削爲淨軍復請將蔣秀泰及周海併逐之其諸中貴內侍皆勒令自陳居正與保逼上爲去留之居正因上疏戒遊宴以重起居專橫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卽珍玩以端好尙視萬

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簡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及朝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輪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上皆優詔許之旋以滿十二載奏最上爲召吏禮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閏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太監張成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四十有副坐蟒蟠蟒各一襲酒六十瓶鈔十萬貫饌脩五卓羊豕鵝鴿饒蜜油麵棗果薪燭之數多以千百計吏禮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